

經部

讀禮通考卷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期十七

殤大功九月七月

喪服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注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也女子子許嫁不為殤也　疏鄭知是未冠笄者以小記云男子冠而不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故知之也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惟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已為子及女子子之殤服也成人服周長中殤降一等服大功也不書男子女子者

男女異長也男子二十而不為殤女子十五許嫁笄而不為殤也其未嫁如男子二十乃不為殤敎繼公曰言子又言女子子以殊之是經之正例凡言子者皆謂男子盖可見矣此子之殤服不分適庶但俱從本服而降者以齊衰服重不宜用之於殤也經言男女為殤之節如此則是古者男女必二十乃冠笄明矣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普濟方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太醫院院使臣張肇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崔鶴立

普濟方卷一百三十一　　明　周王朱橚　撰

傷寒門

傷寒九日已上候論

夫傷寒九日已上病不除者或初一經受病即不能相傳或已傳三陽訖而不能傳於陰至停滯累日病症不罷或三陰三陽傳病已畢又重感於寒名為兩感傷寒則臟腑俱病故曰數多而病候改變也

方

前胡湯（出聖惠方）治傷寒九日不解心腹堅滿身體疼痛內外有熱煩嘔不安

前胡（去蘆頭）　半夏（湯浸七遍去滑）　白朮　枳實（麩炒微黃）　赤芍藥　黃芩（各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厚朴（一兩去麄皮塗生薑汁炙令香熟）

右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石膏湯（出聖惠方）治傷寒病九日曾經發汗吐下未解三焦

日賈氏申其說謂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此說恐未合禮唯馬氏王氏謂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緦麻之親則以三日為制其說最為合禮再益以戴德不飲酒食肉之說則所以處無服之殤者無遺議矣　又案禮無七月之服惟殤有之殤之中又惟中殤有之葢長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中殤則無定其

在大功之殤則中從上而降一等在小功之殤則中從下而降二等降二等者固與小功之服同其降一等者不可即與大功之服同故特設七月以處之誠先王盡愛盡倫之善制也

喪服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注絰有纓者為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纓以一條繩為之小功已下絰無纓也疏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也此鄭廣解有纓無纓之事但諸文唯有冠纓不見絰有纓之文此長殤有纓法則知成人大功已下絰

有纓明矣又見斬衰冠繩纓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故知此經之纓亦通屈一條屬之經垂下爲纓可知

敖繼公曰大功之纓經右本在上其異於成人者散而不絞爾纓經止於大功九月故此七月者雖大功而不纓經所以見其差輕也此經雖不纓猶以麻之有本者爲之以其爲大功之服也

殤小功五月

喪服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疏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仍以尊者在前卑者居後

馬融曰本皆周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

敖繼公曰別言女子子之下殤而不見子之下殤又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之下殤俱不見皆文脫爾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此二者以本服大功今長殤

小功故在此章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

馬融曰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

敖繼公曰為從父昆弟者異人也經文省爾其姊妹之殤亦如之

喪服傳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

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疏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者以其緦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見從父昆弟之長殤唯中殤不見故問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者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與小功之殤據服其成人可知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者大功重者中從上齊衰重於大功明從上可知也又此主謂丈夫之為殤服者鄭以此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為夫之族類此謂丈夫為殤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下文發傳在婦人為夫之親下也

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者周公作經不可具出畧舉以明義故云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敖繼公曰大功之殤始見於此而又不言中殤故發問也喪服之等其重者自大功而上輕者自小功而下已於麻本有無之類見之矣此復以二者之中殤各異其從上從下之制亦因以見義云從父昆弟之殤丈夫與女子子在室者為之同也然則此傳亦兼婦人之為其親族之為殤者言矣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郝敬曰案三殤言等分疏煩瑣故傳融會其旨此章以殤服推其中緦麻章又以成人服推其重此言大小功緦麻亦可推矣蓋以小功律大功則小功之中殤從下如以緦麻律小功則小功之中殤又從下情重者升情輕者降意自通融而鄭注固執作解所謂惟昵之類不能方者其鄭康成之於禮乎

喪服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注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 疏成人大功故長殤降一等

在小功不見中殤者中從下者下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此婦人為夫之黨類故知中從下在緦麻也

馬融曰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喪服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疏此皆成人為之齊衰期長中殤在大功故下殤在此小功也

馬融曰伯叔父母為之服也成人在周下殤降二等故服小功也

陳銓曰妻為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

喪服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疏謂姑為姪成人大功長殤在此不言中殤中從上庶孫者祖為之大功長殤中殤亦在此皆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是見恩踈之義也

馬融曰適人故還為姪祖為庶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疎遠故以遠辭言之

雷次宗曰前大功章為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為庶孫言不在姪

喪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注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之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疏謂此三人為此六種人成人以尊降至大功故長殤在小功中殤亦從上此一經亦尊卑為次序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者已為大夫則冠矣丈夫冠而不為殤也

馬融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服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闕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

敖繼公曰其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不服之蓋大夫無緦服也公之昆弟於庶子而下則爲以尊而降於昆弟則亦以其父之所厭而降也大夫大夫之子所以降之意前章詳之矣此已爲大夫不應有昆與姊之殤而此經乃爾蓋以昆弟姊妹宜連文且此條亦不專主於大夫故也

郝敬曰此三貴人各爲其昆弟與庶子姑姊妹女子七種成人已上降至大功故長殤小功凡殤無大夫故大夫於殤無敵貴皆降也

喪服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注君之庶子疏妾爲君之庶子成人在大功

章今長殤降一等故在此君之庶子者若
適長則成人隨女君三年長殤在大功也
馬融曰除適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男女有成人同
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不言君者殤賤見妾
亦得子
之也
敖繼公曰上已言君之庶子故此略之為君之女子
子亦然是雖大功之殤亦中從上葢女君之為此子
與夫同而妾為君之黨或得與女君同故皆宜中從
上而不可以婦人之從服者例論也其下殤亦不服
之

右儀禮

開元禮為從父兄弟姊妹之長殤

右唐制

殤緦麻三月

喪服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庶孫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又諸言中者則長中殤皆入小功章中故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皆連上下者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緦麻之殤中從下凡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為下也

馬融曰祖為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疏者略爾

王肅曰此見大夫為孫服之異也士為庶孫大功則大夫為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

喪服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注不見中殤中從下疏此本服小功以長殤降一等在緦麻不見中殤中從下者以其小功之殤中從下故也其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者也

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中下殤無服故不見也

敖繼公曰上章之首連言三小功此惟見其二者之殤盖以從祖祖父未必有在殤者也此與經不見曾祖之父及曽孫之子之服者意頗相類

喪服從父昆弟姪之下殤疏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殤在小功故下殤在此章也姪者為姑之出降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也

馬融曰降二等故服緦也

敖繼公曰單言姪者前既以丈夫婦人言之此無嫌也又以前章例之則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下殤亦當在此經文闕爾

喪服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注言中殤者中從下疏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在此以下傳言之婦人為夫之族類大功之殤中從下故鄭據而言之也

馬融曰妻為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

陳銓曰本服與從父昆弟同

敖繼公曰見中殤者明其與前條異

喪服從母之長殤報疏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殤在此中下之殤則無服故不

言案小功章已見從母報服此殤又云報者以前章見兩俱成人以小功相報此章見從母與姊妹子亦俱在殤死相為報服故二章並言報也

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也

敖繼公曰前章從母成人之服已言報此復見之者嫌其報加服者或略於殤也

喪服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疏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為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

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中下殤降一等無服也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闕有畏厭溺者

陳銓曰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二十則成人

孔倫曰蓋以為違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

敖繼公曰夫之姊無在殤者此云姊蓋連妹而立文爾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之殤之有

通典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為士作若説國君皆别言君若公慈荅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

喪服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疏此二人本皆小功故長殤在緦麻中殤從下殤無服

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

敖繼公曰此從祖父從祖祖父為之服也然則從祖祖母從祖母亦當服之矣

喪服傳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注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疏長殤中殤降一等已下乃是婦人為夫之族著殤服法雖文承上男子為殤之下要傳為下婦人而發也若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

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者以其無殤在齊衰之服明據成人齊衰既是成人明大功亦是成人可知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者則舉上以明下上殤大功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彼注舉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之義上文據大功小功不據齊衰以其重故據男子為殤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齊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為夫之親而發也凡不見者婦人為夫之親從夫服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也

杜佑曰上文謂丈夫之為殤者服此謂婦人為夫之親服五服之中親者上附疎者下附

右儀禮

開元禮為從父姊妹之中殤下殤

開元禮為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從父兄弟之長殤

右唐制

殤服總論

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

盧植曰女年十五筓

杜佑曰公羊傳云許嫁則筓而字之死以成人之喪服之

陳澔曰男子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其女子已筓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

檀弓戰于郎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注遇見也見走避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曰使之雖病也注謂時繇役任之雖重也注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注君子謂卿大夫也

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愚人恥之我則既言矣注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注奔敵死齊冠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為談春秋傳曰童汪踦魯人欲勿殤重汪踦注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注善之

春秋傳公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據杞叔姬不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

嫁笄而醴之稱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侯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為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吉笄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成人著之

文公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注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貴也其貴奈

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

通典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漢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朝夕即位哭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此獨謂父母為子與昆弟相為爾

三國志陳羣傳明帝太和中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

大人動合天地埀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

通典吳徐整問射慈曰八歲以上為殤者服未滿八歲為無服假令子以元年正月生七年十二月死此為七歲則無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以但

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爾然號為八歲日月甚少全七歲者日月為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荅曰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問曰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之於何處有位無荅曰哭之無位禮葬下殤於園中則無服之殤亦於園也其哭之就園也

晉袁準喪服傳曰案孔子家語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十四而化育此成人之大例也人成有早晩又案左

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為成人矣女七歳男八歳而墮齒此墮齒之大例也以是而處殤之義則七歳至九歳宜為下殤十歳至十二宜為中殤十三至十五宜為長殤合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義十九以下四歳之差傳所記言非經典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是無不冠不娶之限爾若必三十則舜為得禮矣奚為稱鰥哉

崇氏問云舊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又學者云

以日易月者易服之月殤之周親者則以十三日為之制二義不同何以正之淳于睿荅云案傳之發正於周年之親而見服之殤者以周親之重雖未成殤應有哭之差大功以下及於緦麻未成殤者無復哭日也何以明之案長殤中殤俱在大功下殤小功無服之殤無容有在緦麻以其幼稺不在服章隨月多少而制哭日也大功之長殤俱在小功下殤緦麻無服之殤則已過絶無復服名不應制哭故傳據周親以明之且緦麻之長

殤服名已絶不應制哭豈有生三月而更制哭乎

晉書元四王傳琅邪悼王煥甍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

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棺椁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椁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椁周於棺椁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椁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

於財力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葢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宫始則營草宫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彫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弦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

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

通典范甯與戴逵書問馬鄭二義逵荅曰夫易者當使用日則廢月可得言易爾鄭以哭日準平生之月而謂之易且無服之殤非惟周親七歲以下也他親長中降而不服故傳曰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也如馬義則以此文悉關諸服降之殤者若如鄭義諸降之殤當作何哭邪若復哭其生月則緦麻之長殤決不可二

百餘日哭鄭必推之於不哭則小功之親以志學之年成童而夭無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也甯又難逵曰傳云不滿八歲為無服則八歲已上不當引此也尋制名之本意父之於子下殤小功猶有緦麻一階非為五服已盡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未及人次爾　長史姜輯議安平嗣孫服曰諸侯體國嗣孫至重欲其肖嗣早繼者文王之為世子在於王季之時亦猶凡諸侯之世子爾而十五便生武王推此而言則禮許世子以

早冠禮男子冠而不為殤既冠婚姻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已為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宋庾蔚之謂漢戴德云獨謂父母為子昆弟相為當不如鄭以期親為斷期親七歲以下容有緦麻之服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其未及於禮故有哭日之差爾他親有三殤之年而降在無服者此是服所不及豈得先以日易月之例邪戴逵雖欲申馬難鄭而彌覺其蹐范甯難之可謂當矣案束晳通論無服之殤云禮緦麻不服

長殤小功不服中殤大功不爲易月哭惟齊衰乃備四殤焉凡云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而笄二十而出並禮之大斷至於形智夙成早堪冠娶亦不限之二十矣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鄭玄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之今代則不然受命出官便同成人也

晉書禮志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

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適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衛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適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為重適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為殤後者尊之如

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今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絶期故也於是從之

乾學案祭法明云王下祭殤五鄭康成曰諸侯大夫不降適殤天子亦如之摯虞説謬矣

通典為太子太孫殤服議晉惠帝無適子以庶子為太子亡謂應降永寧中沖太孫亡議者謂應為殤中書侍郎髙齊議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制博士蔡克議以為臣子不殤君父者此謂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殤之爾非為有臣子便為成人不服殤也案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羣臣奏臣不殤君宜加元服後漢許慎鄭玄論立廟亦唯謂臣子不上殤爾又長子自以正體於上不以命誓也今庶孫四歲

則誓之古適子何獨十九不誓喪服君為適子長殤大功鄭玄曰天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殤君者自謂如太孫等之臣不殤爾太子唯尊於東宮東宮臣不殤之爾今太孫未冠婚四歲而齊衰成人之禮於太廟愚謂不可愍懷若在太孫當依庶殤不祭

為諸王殤服議晉新蔡王弼年四歲而亡東海王沖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葢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

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别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策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　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為義故經有諸侯適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宫臣得服斬爾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為大夫者皆不為殤至若諸侯繼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

為諸王侯世子殤服議晉有問者曰某國中尉虞某案本論無國名亦無虞名訪太常王冀云臺贈國王第二郎年在殤為世子臣當有服不冀云禮無從君服殤之文夫臣從君而服以其體尊承統緒非繼成人與殤也苟為代適君為之服則臣以何而不從服乎若以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下殤也　宋庾蔚之謂臣以義服故所從極於三年經舉重服必從則輕不從可知也若從服世子之殤亦可從服適婦豈其然乎唯小君非從故與君同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諡東平沖王服制未有成準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執大馬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須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

王得不為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未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希參議尋證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準據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覲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孝武帝太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旁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實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成家雖則佩觿未關成德得君父名正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旁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為大成

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為允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開元禮殤者未成人而死可哀傷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哭之以日易月服周者哭之十三日大功

九日小功五日緦麻三日

朱子曰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已下以次降等

部寶曰格子曰童汪踦以戰死魯人問於孔子喪而勿殤是故有有功而勿殤有有德而勿殤有封拜而勿殤其亦可也

明成祖實録永樂四年二月壬午宜都王貴燰訃聞禮部言王四歲而薨爲下殤無輟朝賜祭加謚之禮上曰

免輟朝加謚仍遣官賜祭貴㷀遼簡王第六子也

明會典古禮有三殤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長殤中殤降正服一等下殤降長殤中殤一等即生三日至七歲者為無服之殤其已娶已嫁則服之如成人具載大明令今省

邵寶喪禮雜説成化庚子冬予為丁壽夫墓記有薄棺無椁淺土不墳之語意以壽夫既冠且應舉矣不當以殤禮葬之時秦東丘作書遺予以予言為非又謂如予言必引魯汪踦事為據予時未有以荅也今讀喪服小記文夫冠而不為殤之文乃知昔之為記有暗合焉者若以此荅東丘一言足矣亦何必引汪

踦哉人未多讀書而輕下筆為文難乎免於東丘之
議矣越四十四年讀禮苫次追念疇昔於是乎書
汪琬曰殤服似不可廢孝慈録與明律所以不載者
以有明令並行故也今律文既仍孝慈録遂不及增
入士大夫行服時或應以
明令參酌知禮者詳之
乾學案儀禮有三殤之服漢晉迄元皆因之
明初集禮一書亦仍其制至改制孝慈録盡
去殤服不載而
本朝律文因之士大夫遭此變者既不可盡用
成人之禮又不可竟安於無服不得已多依

倣古禮行之要亦禮以義起者矣

乾隆御覽之寶

讀禮通考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讀禮通考卷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期十八

國恤一

乾學案夏后殷周之制不可考矣當孟子之時自謂諸侯之禮未之學況於後世乎蓋自周衰禮廢列國擅權蔑棄先典家自為制魯秉周禮為同姓諸侯宗猶不知通喪之為重

也而況其凡乎降至後世以喪為諱故府之遺曰就湮滅又其宜也然儀禮喪服篇首稱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蓋以是二者為制禮之大綱及序服則獨詳於士大夫疑別有王朝禮而世無傳焉嘗取經傳遺文參伍求之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知斬衰齊衰之制通乎上下而王侯降服之說亦自此昉矣

周靈王喪后及太子叔向以為有三年之喪二是知崇適以尊統在天子為尤重矣周禮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云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云天子諸侯絶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言齊衰夫所謂正統之期者上而祖父母下而適孫由祖父母而推則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皆當齊衰三月由適孫而推至於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之父死傳重者

皆當期是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疏云既稱君所主不宜降矣天子諸侯為后夫人期為適婦大功為適孫婦又當小功亦正統之説也即旁期亦有不盡絶者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所不臣者猶當服之司服注云始封之君如虞舜漢高是其説亦通於天子也凡天子所

服之人可考者止於此若夫諸侯及王朝之卿大夫士為王斬衰為后齊衰見於周禮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緦衰既葬除之見於儀禮諸侯夫人為天子期見於雜記天子五屬之親為天子斬衰見熊氏諸侯昆弟䟽天子女嫁諸侯為父斬衰為母齊衰見子嫁反䟽五屬之女曰內宗姑姊妹之女舅之女若從母曰外宗皆為天子斬衰又姑之子婦從母之

子婦亦曰外宗其服則期見鄭氏注王朝卿大夫之適子為天子斬衰見周禮司服疏畿内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見庶人為國君注五宗之女適士庶而無服者為天子齊衰三月見雜記注凡為天子制服之人可考者止於此其正見於經傳者不過數條餘皆出於傳述之儒依緣比擬相倚而成故其說多略而不詳缺而不備迨至孝文更制以日易月

士大夫益罕言國恤矣夫以殘缺之文當放
棄之後而議之以不學之人無怪乎其展轉
支離也嘗慨後世每當大禮紛紜聚訟或乃
曲說阿附人便其私顯悖經傳而不知懼若
宋太宗明世宗之事可勝嘆哉予竊愍焉用
是徧考諸史及儒先語録蓋不乏讜論閎議
可以輔翼經傳昭示來世者如漢哀以定陶
王入繼大統師丹引為人後之義宋寧以適

孫代父執喪朱熹引父在為祖之文皆確守經傳不可回撓至於晉武魏文高慕亮陰尤稱卓举爰論次其文上自殷宗下訖明代為喪期國恤六篇若夫天屬之親則更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妃太子諸王及太子諸王妃更相為服皆國恤也復有后妃之父母在天子則外祖父母外父母也然經傳無明文後世君臣援引前典因時定制互有得失

并著於篇備參考云

嗣天子服先君

商書説命篇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疏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

呂氏大臨曰闇陰同義信默之謂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陸佃曰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也中宗中而已高宗中而高焉故曰中而高之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

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註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陳澔曰君不言者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如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註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長久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註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疏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朱熹集註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註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　疏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云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鄭引春秋文九年公羊傳文證天子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也嗣王既呼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為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胡銓曰案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尸天子位豈俟踰年也三年之內王自稱不曰王爾臣下未嘗

不稱曰王也王乃反喪服是也鄭又云謙未敢稱一人康王何以稱一人釗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註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敢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大夫士之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與世子同名辟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

馬融曰詩曰嗟予小子書曰眇眇予末小子皆天子未除喪之稱也蓋天子域中之大故必謙以小子諸侯有繼世之禮故必命以嗣此在下者所以必辟之也禮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春秋傳曰在喪公侯曰子儀禮士喪服曰哀子某是國君與士之所自稱者如此而已然則春秋之例踰年稱公何耶蓋臣民之

心不可一日無君故踰年稱公以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故三年稱子衛宣公未葬而嗣子稱侯非禮也晉有小子侯僭禮也大夫士之子先國君而名同之者猶稱字蓋君雖不奪其名而臣不可不稱字

春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註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註時王新有三年喪即去年八月天王崩是也疏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

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註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註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註雖名為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註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胡安國曰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家鉉翁曰魯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說不同皆未得其當及讀公羊春秋傳而得其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稱子之義也君薨太子立既為君矣而猶稱子於其國中既葬而後稱爵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喪亡若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是襄王未葬故毛伯不稱使

汪克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觀春秋在喪不書王命則喪制不可短矣　又曰非王出號令而冢宰攝行不可遂同王命而稱使示君臣之分不可紊而大權不可專也君命者人君威福之所係也人臣而假君命行於天下是專轍之極簒奪之萌也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康王以王命誥臣民皆稱王若曰所以謹君臣之名分也

漢書文帝紀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

景帝紀後七年夏六月丁未太子即皇帝位遺詔喪制以日易月見臣民服天子條

胡寅曰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與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即不得不可以為恡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廢重尤為不檢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厄於裴傅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

馬端臨曰案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羅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為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檀

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弊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纖釋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殺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至秦始皇以七

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躭榮禄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之法耳

乾學案胡致堂之語可謂詞嚴義正而鄱陽馬氏則又曲為之解然其言亦有可參考者

漢書高帝紀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上尊號曰高皇帝孝惠紀五月丙寅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自崩至葬凡二十有七日已下棺皇太子羣臣皆反二十七日以前未即位猶稱皇太子亦知當時必葬而後即位也顧是日長陵馳回四十里有虞祭安神之禮又上謚高帝是日即天子

位推尊皇太后行慶施惠不應如是汲汲史
紀丙寅葬己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
日至己巳即立太子為帝也其說是矣惠帝
紀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九月辛丑葬安
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史記吕后紀孝惠
帝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此太
子即吕后所名後宫美人子其即位在葬後
可知也至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不過七日

景帝以葬之三日丁未即位故鄱陽馬氏謂景帝所行者惠帝之法也自景帝甲子日崩武帝即於甲子日即位武帝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崩于五柞宫入殯未央宫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昭帝先以戊辰即位在大行晏駕之次日自玆孝宣而降葬期稍遠太子即於殯前踐阼至後漢明章諸帝用孝武故事先帝棄羣臣之日即儲君嗣大寶之辰此又不

知何人主斯議而後世遵之為不可易也此

當咎漢武帝之失與文帝無與者三年之喪

自天子以至庶人無貴賤一也有天下國家

者不便於天位久曠冢宰聽政為從權制柩

前即位即位禮畢便反喪服意亦采尚書顧

命之大略而不知越禮為尤甚也惟漢文帝

以己意欲喪葬簡約易於集事而昭昭有大

紅小紅纖之限制遂疑為短喪自文帝始耳

不知其所謂令到三日釋服者專指在外吏民而言也其所謂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者專指在朝羣臣而言也初非為嗣君創短喪之制也乃景帝以此為嗣君之服而後世之嗣君遂緣此為子服父之永制後世之人臣見其君之服如此亦竟緣此為臣服君之永制於是乎先王之禮遂一變而不可復矣詔中已下棺之語謂既葬之後服三

十六日有喪服變除之節乃後世竟從初喪服三十六日則并虞練祥禫之意而失之何其弗深考也

晉書禮志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

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旣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為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

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俛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蔬食毁憂内盈毁悴外

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疢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衰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乾學案武帝不從羣臣之請而決意遂服三年此帝生平第一盛德事也及太子居母喪正可終服乃聽杜預輩之説遂既葬而除何其厚於待己而薄於待子也可謂信道不篤者矣

宋書禮志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為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

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祐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為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

葛洪曰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二十七月服於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

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為重豈不謬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

之未遠其傳
玄之謂也

司馬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出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朗上書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嗚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

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與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

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崩遺詔喪事一依漢制

貞觀政要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禮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近代帝王遂行漢儀以日易月之制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

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審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太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唐書代宗崩德宗即位欲禫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予言今朝有股肱濟為舟楫出納惟允足以保邦況荼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遂權奪抑就公除攀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禮部尚書顏真卿奏曰哀號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尚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

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己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為堯禹為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寮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衘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

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
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
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
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
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
宋史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眞宗散髮號擗
有司定散髮之禮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
六宮内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帝服布斜巾四脚

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如之加布頭冠絹襯服皇太后皇后内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絰絹襯服宮人無帔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眞宗崩仁宗即位二十四日大斂成服三月一日小祥帝行奠釋衰服羣臣入臨退赴内東門進名奉慰自是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十三日大祥帝釋服服黲

馬端臨曰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十三日大斂帝成服十七日小祥四月一日禫除自成服至除服僅十九日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宫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寺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

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為奉迎梓宮使時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乃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

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其月其日聖旨縁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

雝之義俟雝殄而後除服猶當華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文公用其言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猶以為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於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盡禮何則

舉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傅玄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敵有人焉豈不知畏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

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墨衰粱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申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

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雖有在朕敢忘之雖
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
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
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
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
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
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張浚論終行喪禮疏曰臣昨日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宣

諭欲終行喪禮且緩聽政之期仰惟聖情哀慕大孝格天凡在臣子孰不感涕臣竊惟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若規規然以堅守孝節為事顧何以副委託之重哉今日之事利害所繫則又有大於此者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髪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至若易月之制聽政之期臣嘗考之故事揆以人情皆為得中伏望聖慈痛自抑損早賜矜從臣不勝

和解湯　治氣血虛若外感寒邪身體疼倦壯熱惡寒
腹中疼痛鼻塞頭昏痰多咳嗽大便不調
白芍藥　桂各三分　厚朴　甘草　乾薑　白朮各一兩　人參　茯苓各一兩半
右為麄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至
六分去滓温服不計時候
順氣人參散　温和表裏祛逐風寒治壯熱頭痛項强
腰痛心胷氣痞咳嗽痰多發熱惡寒咽膈不利

人參　桔梗　乾薑　白芷　白术各一兩　甘草半兩

右為麄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葱白二寸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大神术湯濟生拔萃方　通解四時傷寒

蒼术四兩製　羗活　防風　川芎藭　黄芩　枳殻一作枳實　甘草各半兩　白芷一兩半　石膏二兩半　細辛三兩　知母七錢

右㕮咀石膏為細末入藥水煎汁飲之熱服湯投春

倍防風羌活夏倍黄芩知母季夏淫雨倍蒼朮五錢各加至一兩亦可以意消息隨症增損非發熱而渴非裏實心下滿不可用枳實也

麻黄升麻湯出直指方 治傷寒發汗解利不律血氣壅滯謂紅汗者是也

麻黄去節湯炮二兩半 升麻一兩 黄芩 芍藥 石膏煅 甘草生 茯苓各一兩

右㕮散每服四大錢水一盞半薑三片煎至七分去

淬熱服微汗散

敗毒散出直指方傷寒熱症通用

人參　赤茯苓　川芎　北梗　羗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枳殻製　甘草炒等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薑五片三服

人參順氣散出鮑氏方治傷寒壯熱肢節疼痛手足冷麻半身不遂

麻黄三兩　乾薑一兩　乾葛　白术　白芷　桔梗各六兩

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以證九日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帝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諭輔臣曰昨内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麤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墨衰之義而巾則用縉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黲布今陛下舉曠古不能行之禮足為萬世法帝又曰晚間引宿

直宿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不以為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絰而杖三月壬子啓欑帝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欑甲戌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韡帶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黒帶布袍可也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縁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

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
自帝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諌官謝鍔禮官尤袤
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再
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内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
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絶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
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帝納用焉
周必大思陵録辛巳朝晡臨如儀聽第二表不允批
答就拜第三表上令甘昇傳旨欲不用易月之制如

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可商量所降詔旨但衰衣久則壞又難改造可商量以聞既而有旨未時奏事行白司去裏面計會上只用白衫否予以紹興十二年徽宗之喪太常寺撿會永昌陵故事皇帝視事日去杖絰服斜巾垂帽小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腰絰布袴今欲酌儀皇帝視事日宰執奏事去杖至小祥日去冠餘官依此今既未視事難遽改服奏事遂不改服未時入奏事上服衰絰嗚咽

流涕奏早來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予奏通鑑載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蓋所謂皇太后之喪上不無及太后字予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予奏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予曰臣從君者也若或可行則祖宗行之矣今乞令有司討論庶使四方知陛下之聖孝自不必降詔上曰指

揮可也　丙申朝臨訖赴後殿素幄奏事奏謝前日遣中使且云臣等已具奏昨禮官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廷令祥禫甚邇乞付外施行施樞密再三云百日之制實不可行正礙正月人使朝見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批出予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羣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鋭意復古非聖學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餘年之弊

周密癸辛雜誌古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

文短喪其後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為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斷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常書其事甚略今摭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常諭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衰絰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

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謂皇太后之喪必大奏
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曰大行
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
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御
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
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禮
官苴麻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
行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之制其實不可行正礙正

月人使朝見上曰朕自有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羣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鋭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餘載之弊會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甚久極合上意知閤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嶷又云簡徑奏事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久嶷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間

廢今不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羣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廟内批朕昨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

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建文書法儗建文帝既即位詔行三年喪禮時上欲行三年喪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社稷生靈為重惡得徇匹夫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

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論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諒陰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越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稲衣錦爾輩眞以為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

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仁宗實録永樂二十二年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兼太常卿呂震奏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衰服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不聽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六部都察院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從君服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冠麻衣麻絰朝退仍衰服

紀録彙編時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黄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忿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説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罷上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等諭曰吕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宫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

妄士奇所執是因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

袁黄曰喪之有服也非文具也將以表其中心之哀而自致其情也故有喪之文有喪之實如建文君服太祖之喪欲行三年之禮而羣臣固執以為不可建文遂請治民事神種種不廢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獨盡其居喪之實羣臣不能奪洪熙初即位語輔臣曰喪禮一如建文可除者服不可不盡者心此聖人高出千古之事也

宣宗實録洪熙元年六月丙寅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

大行皇帝喪禮原定儀注自六月初三日聞喪為始百官素服烏紗帽用白麻布腰絰於西角門朝叅遵依遺詔二十七日而除今請自七月初一日為始鳴鐘鼓上服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百官皆淺淡色服烏紗帽黑角帶朝叅如常儀退朝仍終太宗文皇帝服制上曰固是遺詔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雖加一日愈於已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待滿百日再議

乾學案仁宗在位僅踰年耳其所行喪禮昭然在人耳目宣宗宅憂率而行之可也呂震前此建議已嘗見責於仁宗而今復以此禮進新主何與實録言仁宗之視朝素冠麻衣麻經而於宣宗僅言素服亦以見其不能率由舊章矣

憲宗實録成化初張元禎為編脩上疏勸行三年喪

孝宗實録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憲宗純皇帝之

喪至是巳百日上以梓宮在殯仍不釋服視事百官素服朝參如舊丙子監察御史曹璘上疏請梓宮發引之日上衰絰杖履至大明門外率百官拜哭而别仍率宮中行三年之喪

紹興府志理學傳潘府字孔脩上虞人自為諸生讀濂洛書即慨然有志成化丁未成進士憲廟賓天敬皇踐祚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者皆趨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愈

請從吉府乃毅然抗疏勸行通喪其略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為父臣為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綱常墮地晉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於上不能行於下未足為聖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即位三請始從麻

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定為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叅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化於忠使天下後世仰為三綱五常之共主顧不偉哉剴切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府不聽疏竟上衰絰待罪詔輔臣看詳並泥成説禮部侍郎倪岳獨賛決之定儀制三年不鳴鐘鼓不

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引府獨衰絰哭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府名重海内矣

臣民為天子服

漢書文帝紀帝崩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

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絰帶無

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已下師古曰為下棺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

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考之文帝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徐積曰孔子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漢文行以日易月之制甚非也後世因循無人議之亦可惜也然漢以三十六日而後世以二十七日而釋尤非也宜稱時制為衣服以軟巾墨衰以臨便坐見羣臣亦可也

閻若璩曰劉攽謂漢文制此喪服斷自既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

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余因是取漢文遺詔反覆讀之益嘆賈父之論真精確不可易也史記漢書皆云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已下為一句無棺字索隱曰已下者謂柩已下於壙始服大紅小紅等服則三十六日者在既葬之後明矣至魏武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為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何代直以三十六日為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至唐明皇肅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而為二十七日是非禮之中又非禮矣嗚呼漢詔具在豈竟未之讀耶抑讀之而不解耶何其自為紛紛耶

乾學案三代時天子與諸侯實各治其國故惟諸侯為天子服大夫之朝於天子者有服

而國人則闕焉自秦漢以後封建廢而天下一統為郡縣事體既已不同至漢文行以日易月之制而古今之禮益不可合矣古之諸侯略如今之封疆大吏古諸侯之臣略如今之郡邑守長乃古有斬衰總衰之制而漢後之外吏與庶民皆三日而釋服古之庶民惟畿内有齊衰三月之服畿外則無之漢後庶民之服且徧於天下其時分封諸侯王雖參

錯郡縣之間天子之聲靈徧於遐荒矣吏則由重而減輕民則推近以及遠此一統之所以異於封建也古諸侯之夫人為天子齊衰不杖期諸侯之子嫌不敢服士之子賤不制服大夫之子則與士俱服斬衰蓋古之諸侯多為天子之內外親屬故從服之義亦如家人一體後世官員親屬槩非服制所及矣惟給事殿中者服斬衰三十六日略如古之王

朝卿士而日月又殊於是斷自漢文遺詔以下立臣民為天子一條載之於此而諸侯服天子古制則見第三卷儀禮篇中不敢混也

漢書王莽傳平帝崩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宋書禮志云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也

乾學案杜預言漢氏承秦率天下為天子終

服三年是三年之喪在暴秦猶不廢也平帝崩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是三年之喪在賊莽猶能復也由前言之則漢文之失甚矣由後言之則晉武每未盡善爾

漢書光武帝紀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三國志魏武帝紀王崩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

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珠寳

沈約曰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畢反吉是為不踰月也

乾學案魏志丁卯乃二月是字誤

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先主殂丞相亮言於後主曰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

乾學案自漢文創三十六日之制後代率因

之然其所謂三十六日釋服者斷自既葬以後也乃魏則定以葬畢而除已減於漢文矣至蜀則定為三日而除更減於魏矣自晉以後大率循魏之舊葬畢而除彼於漢文葬後三十六日之制尚不能守又何況行三年之服哉

南齊書武帝紀建元四年三月太祖崩上即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詔曰

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一日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十年冬十月帝暴崩遺詔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創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僚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

周書明帝紀武成二年夏四月帝大漸口授詔曰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四方

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喪葬訖内外悉除服從吉三日之内勿禁昬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

宣政元年六月帝崩遺詔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

周書顏之儀傳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

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内奔越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遺詔喪紀一用漢制

唐書太宗崩高宗即位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伏奉遺

詔臣下喪服以日易月皆從三十六日之限但大行在
殯皇帝主喪山陵事畢方釋衰絰依禮近臣君服期服
敢緣斯義請延至葬畢後除從之

通典大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務從儉約天下節度觀察
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其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
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
夕各十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
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乾學案唐書本紀及凶禮志皆不載遺詔服制故今以通典為據　又案遺制但言天下人吏而不分別在朝諸臣下所言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又專為嗣君而設則在朝諸臣之服實統於天下人吏之中矣宜乎代宗之喪崔祐甫竟欲三日而釋也嗚呼君父之服始而三十六日繼而二十七日後又易之以三日

議禮至此尚可與言先王之制哉

唐書代宗崩羣臣朝夕臨常衮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衮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

禮貶之

杜佑曰大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敕到後三日釋服伏以公卿百寮不同人吏準禮臣為君服斬衰三年案高宗實録昭陵臣下喪服皆準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又案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睿宗時臣下喪服並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今百官並合準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内百官並無暇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内哭訖各歸至小祥日去弁絰著布冠其日早集於西内哭望日及大祥又赴西内哭大祥日除衰冠杖等服黪公服至山陵時却服本衰服事畢除之

于慎行曰裦議是也二十七日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裦之排祐甫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順宗實錄遺詔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

釋服

宋史禮志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遺詔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州軍府臨三日釋服

乾學案以日易月嗣皇羣臣之制也三日釋服牧守令長之制也此則京官與外官之分

也不言庶民者與外官同也

臣為君服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布裙袴腰絰竹杖或布幞頭襴衫布斜巾絹襯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知閤門事殿前都知押班布梁冠直領大袖衫裙袴腰絰或幞頭襴衫腰絰而已入局治事並不易服宰執奏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紗軟

脚折上巾黲公服白鞓錫帶禫除畢去黲服常服仍黑帶皂鞍韉祔廟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以終制

乾學案唐人遭大喪不言喪服之式若何蓋猶用古衰冠之遺制也至宋則直以時俗之服代之於是始變古制矣此考禮者不可不知也

二程全書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

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莫除者

后山叢談司馬温公曰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脚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為四脚其後鄭穀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絹裹髮周武帝裁為四脚名為幞頭馬周請重繫前

脚葢布四脚脚背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為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漆紗幞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為繁矣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大斂成服秘書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葢恐為人

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而期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黲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

財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既不可追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

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縁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乾學案范公兩疏前後皆數千言文多不能盡録故但録志文如右

淳熙十四年孝宗欲行三年喪宰相王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内批朕當衰絰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

朱子曰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著布衫邁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以此喻羣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　又曰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差賢於後世二十七日者耳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章疏詆之竊以為敬仲之說固未合禮猶賢於今世之朱紫臨君喪者也孝宗服高宗既葬白布衣冠視朝此足破千載之謬前

世人君自不為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遂至君服於上臣除於下

宋史寧宗居光宗之憂復令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禮部侍郎陳宗召請也諸路監司州軍縣鎮長吏以下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腰經朝晡臨三日除之內外命婦當入臨者布裙衫帔首經絹襯衫帕首士庶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

朱子君臣服議曰太皇上仙禮部所下符云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絰於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衫之下注云上領不盤官吏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考温公書儀及後山談叢幞頭乃周武帝所製用布一方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收後邊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折上巾其後以漆紗為之專名幞頭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已而不詳言其

制將如周武所製耶抑若今之漆紗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説尤不可曉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予亦莫能識也強為之説者曰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凑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但於古無考何敢信之蓋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依違其間是以成此回惑耳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象見於三禮圖上有衣

而下有裳者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者也竊意國恤舊文必有直領布衫又有布襴衫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幞頭雖合用古今之禮而各有所施亦未為失禮官不察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實則廢古以徇今也又前禮部所下獨不言杖則於禮粗合而有未盡禮於君之喪諸達官之長

則有杖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内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常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也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可若長官亦然則雖故相領帥與家居者無異豈不薄哉

而朝廷冠服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經布袴

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
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
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
衫袴腰經下等布幞頭襴衫腰經夫有冠有裙而衫
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也有四脚有
襴衫則今世常服當別為一襲者也此乃比而同之
矣至於小祥之服衫是直領而無裙宰臣之服有裙
而衫非直領又不可曉且斜巾四脚冠帽乃是四物

四脚是古人常服冠是古人禮服帽是後世燕服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古人免之遺制也不知四物何以一時並加於首耶況既成服則必用喪冠而用未成服之斜巾其失一也宇文氏廢古法而用四脚幞頭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乃同時並加其失二也燕服與正服各有所施今以帽與古冠四脚並用其失三也今世天子之冠有衮冕通天幞頭帽子然未嘗並用於一時也古禮小祥改服練冠

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今之喪冠當服之終喪不當小祥而易以布四脚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是四物不當一時並用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又於朝臣中列四脚為上等幞頭為中下與部文注語又背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則不須辨矣此類不能一一正之當止其本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必如儀禮之說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揜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絰麻首絰麻

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所同用也儀禮三梁冠士禮也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去其半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凡詭聖不經如上領朝服之類一切革去則無紛紛之惑矣若謂今世吉凶之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恐難遽革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也

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也皆未嘗上領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服五胡時流入中國隋煬帝巡游無度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唐謂之便服又名從省服非先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之服亦雜用之曷若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 民喪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公書儀大功以下從俗禮非

是唯高氏送終禮其説甚詳當更討論以為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又答人書云來諭欲以襴衫幞頭居喪而易皂衫於禫固足以為復古之漸然襴衫幞頭本非喪服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皆非臣子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略為區别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

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似亦允當　又問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為天子及諸臣為國君俱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

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朱子曰今士庶人既無國君之服又無至尊之服則是無君矣今之涼衫猶存得影子問士庶不可久服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小功繐衰問有官人嫁娶當在祔廟後答曰亦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始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用今制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乃善問

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意要行惜無宰相
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此舉行盛典及於天下則
成數千百年之成憲矣當時宰相用紫衫皂帶入臨
用白衫歸便不著某在上前説及三年之喪亦自感
動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後亦無人助成此事儀
禮注疏説適孫承重甚詳君之喪士庶人亦可聚哭
但不可設位哭於官署可也　又曰初喪便當制古
喪服以臨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古

禮　又曰議者謂元祐盛時天子羣臣不能行范祖禹三年喪之説在今可知夫自漢以來所以不能行此者以人主不能力行以率於上又恐妨臣民冠昏祠享會聚之期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内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未敢輕議此亦過矣夫古禮君死而方喪三年方者比也謂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則義至而情或不盡非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俱同居

父母之喪也今羣臣之服已有定說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宜無責乎其全惟白紙冠去華飾其亦可也至如婚嫁之事則分別貴賤親疎以為隆殺之節一月之外許庶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禫祭然後行吉禮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妨

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又曰天子之喪自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自聞訃而始止於三月又云古者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為天子三年喪列國之卿大夫各為其君三年喪止是自服其君諸侯之大夫則不為天子服百姓則畿内之民自為天子服本國之君之服

乾學案儀禮諸侯之大夫曾接見天子者為天子繐衰是諸侯之大夫亦有服也

眞西山集理宗初眞德秀論小祥不當從吉狀伏覩指揮羣臣候過寧宗皇帝小祥並服純吉等某案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禮間有天資篤孝鋭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畀守陋沮而止之其説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不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能服之臣不能耶本朝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逮至阜

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時臣不能并定臣下執喪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於上而羣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逮紹熙甲寅阜陵上賓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不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干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去紅紫之飾詔從之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點等

所請雖未純古畧存遺意且請併定君服竟以不果竊謂古制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若阜陵羣臣執喪如甲寅雖節文未盡如古而意已庶幾侂胄弄權羣姦朋附一切反慶元初政故光宗之喪羣臣復以小祥純吉令考會要羣臣禫祭而純吉者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祔紹興而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近而之遠侂胄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自遠而之近舍厚而從薄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禮官

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羣臣易月之令不言小祥從吉蓋高廟登遐光宗踐祚十有六月百僚悉用吉禮然因新君受禪非為高廟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其後有司失於討論徒以光宗喪紀近而可遵不知其權臣所更改自嘉定以來權臣之舛政謬令剗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陷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躬執三年之喪在宮則

苴麻臨朝則淺黃之服黑犀之帶而羣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先皇帝負扆朝羣臣今音容若存仙遊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遽即純吉之服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例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指揮姑賜收寢庶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

宋史張忠恕傳理宗初忠恕為戸部郎官上言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宫中也暨光宗上賔權皷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别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於内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

明太祖實録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酉太祖崩遺詔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仁宗實録仁宗崩禮部上喪禮儀注一在京文武官聞喪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自明日始至三日旦俱詣思善門外哭退於本衙門宿歇不飲酒食肉第四日各俱斬衰服至思善門外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七日各十五舉聲止凡在朝及衙門視事用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要經麻鞋退居即服孝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文武官

一品至四品命婦麻布大袖員領長衫布蓋頭清晨由西華門入思善門外哭臨三日而止悉去金銀首飾仍素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在京以聞喪日為始禁屠宰十三日一軍民素服婦人素服不粧飾俱以聞喪日為始二十七日而除一聽選官辦事官監生人材吏典僧道耆老聞喪即易素服自次日至第三日每旦詣順天府朝闕設香案哭臨至四日百官各具斬衰服監生等素服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七日各十五舉聲止仍

各具素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外國四夷朝使行哭臨禮工部造與孝服一內文武官吏人等遵依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後仍終太宗文皇帝服制一諸皇子郡王及王妃郡王妃郡主以下聞訃皆哭盡哀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並易素服第四日易衰服遵依遺詔二十七日而除一遺詔到日在外文武官吏人等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行四拜禮跪聽宣讀訖舉哀再行四拜禮畢各置斬衰於衙門內望闕設香案朝夕哭臨三日各十五舉

聲止自是素服通記二十七日而除一在外官聞喪命婦素服舉哀三日各十五舉聲素服通記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男女止素服十三日

呂柟禮問古者諸侯世子不為天子斬今親王世子郡王各暨其妃及公主郡主為天子若何曰至尊也至尊一統也若曰有繼世之體而不斬是二統矣視事則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者何也降太上也古者諸侯為天子方喪三年諸王皆古諸侯也今何以二十七日也自宣德始也然皇帝於祔廟之後素服御西角門以視朝時享服黃袍至禫始釋素服則猶三年也内外文武諸臣於始崩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聽詔四日成服在内臨於思善門朝夕三日又朝三日在外哭臨於牙門其數同若入朝及視事則布裹紗帽

垂帶素服要絰麻鞋退服斬衰既二十七日乃素服
烏紗帽黑角帶二十七月何曰亦方喪之義也其然
者降皇太子諸王也故聽選辦事諸官衰服哭臨順
天十三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生儒吏典僧道諸人
素服哭臨順天十三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軍民婦
人皆素服二十七日天下軍民男女皆素服十有三
日羣臣命婦麻布大袖員領麻布蓋頭要絰入臨三
日又素服二十七日外命婦其服同不臨又以降文
武諸臣也故古者與諸侯兄弟者之卿大夫為天子
斬大夫之適子與夫人及太子皆斬若非兄弟適子
則有不斬者矣故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杖五日官長
杖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曰君之喪諸達
官之長杖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然則今
何以皆二十七日也曰固宣德始也從諸王也羣臣
用布四脚幞頭直領布襴衫麻絰者何曰宋淳熙之
禮也軍吏之貧者以白紙為冠巾者何曰宋朱元晦

之議
始也

顧清制服私議數日來聞諸公議禮區區愚闇竊有所疑今不敢遠引盛際直以春秋之世禮教殘缺之時言之亦自有不然者案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經不入庫門士大夫卒哭麻不入傳云莊公卒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既葬遂以吉服即位故曰經不入庫門士大夫仍麻經至卒哭乃不以入且曰記禍亂孔迫禮所由廢也夫閔公以沖幼之年迫於禍亂既葬從吉廢先王之禮儒者記之為萬世戒曾不少貸今天下一家南北東西無纖塵之警大行晏駕嗣聖龍飛四方萬國於是覲禮議者乃欲於即位之後遽從吉服臨御正衙是不以堯舜三代之盛望吾君而使下襲衰世亂邦之迹也而可乎且閔公從吉於既葬羣臣從吉於卒哭亦君除而後臣乃敢除先儒尚以不能三年為失禮之甚今遺詔雖許羣臣以四

月十二日釋服而此時車駕方在途中約計踐祚之期尚在易月之內夫喪寧過戚禮貴從宜古之道也議者不原此意徒執遵奉末命之説欲以是日即遂公除如從所言使君被齊斬之衣臣曳玄縞之製於禮則不順於情則不安傳之四方何以為訓是不惟得罪于古先制禮之聖王亦魯閔君臣迫於禍亂者之所不為也又案喪服小記傳云近臣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服限已過君追服之此臣亦從而追服若卿大夫之後行者返而君之服限未滿則亦從而服之若在限外則不從而追服明君服未除則臣下皆當從服也今日嗣君從外來與在他國而還者略相似就使成服而行計其至日猶在服限之內則羣臣不敢遵易月之制而從之服者正此禮之謂也而議者執於四月十二日羣臣皆服吉冠又欲嗣君即位三日而釋服

皆不知何所本也

補遺

臣民為天子

北史節義傳王玄威弘農北陜人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

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白虎通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之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王者崩臣下服之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

讀禮通考卷十八